

5073

:8



張廣王曰突
而起甚有鉤
穎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脩務訓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
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
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
木之實。食羸蠶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
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
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

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
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讎兜於崇山。竄
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
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
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靈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
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栒木。平治水土。
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
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
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

之歷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
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
汗交流。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
尊亦遠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
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
於陽暉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
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
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
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

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

此其本旨

張賓王曰議
論精晰
古聖人之有
爲者亦得此
道非真一無
所爲若首之
所云也

樵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朕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後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

有為與無為
同道

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於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

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

喻明上意

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吾曰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

世俗不知學
故不知古之
聖不知今之
時故以後通
論學之當務
又不可貴古
而賤今

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誦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誦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斃咋足

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而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啞媵哆嚙。籬蔭戚施。雖粉白黛黑。弗

能爲美者。嫫母此惟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鋟而行。駑馬。雖策鋟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鋟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爲此棄

于將鏖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詵。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躐水也。夫純鈎魚腸。劔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

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
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
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
雜。竒。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
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
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
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
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
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爲。埴。獼。貉。爲。
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苻。槎。櫛。堀。虛。連。比。以。像。
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
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欄。漏。室。之。
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
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
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家。

儀狄作酒。奚仲爲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菝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

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磕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鑿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

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蘓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疆成。故君子積志

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霜露。軟躄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躋。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疆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巖

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蠟蒙籠。歷沙石。蹶達膝。曾爾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豕脩蛇。蠶食上國。芻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

學不可強乎

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霆。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學貴通時得其略而不得其微鮮不以古今為是非矣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

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錐。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在。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

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驕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

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間。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

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竒牙出。齶腭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

若結旌。騁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蝮自縱。好
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
攫肆。葭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
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
非眇勁。淹浸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而脩。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
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梗柎豫章之生也。
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
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張賓王曰興治力學皆世務當脩者截然兩段另是一格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聖人能神而
化之有本在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嗟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

馬即後之仁
義

智巧即後之
法術

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聖人神化與天同

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又說天地之神化

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

誠故能化

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技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

此王聖人之神化

者。得其位也。豈節柎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

唯其誠也

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

又見聖人之
神化因其自
然

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瘡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

正見因民之
化

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

反說

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

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

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又能通變。故求人。以任而不使其衰。

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

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後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

亦聖人之順
其自然者

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

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轆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

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

聖人不拘於
一取其通治
而已故能神
化

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
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
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
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
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
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
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
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
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

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
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
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
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
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
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
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
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雞既有堤。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

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畱。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

正見治在人
而不在法任

法者有為而
不能化

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
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
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有伐國
之志。邑犬羣嗥。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
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
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
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
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
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

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
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
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
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
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
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
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
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

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

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恃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

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闖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

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而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刺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積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卿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

任法不如任人論至此極矣

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

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

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天子。管叔蔡叔奉公子誅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取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踏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

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蘓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

穎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

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挫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

此又歸在養
身上來即前
養神養形與
治天下並論
之意

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

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譎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

此縱己之欲
而不能得民
不知養身者
也

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

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
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
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
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
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
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
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
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

文以養身論
到學上去唯
學能知道故
能治人

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
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
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
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
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
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
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
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
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

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

名言

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

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未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

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蘓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應前所論一
歸之於仁義

商鞅申韓之
說豈所謂治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曠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

哉以其非仁
義也

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
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漏越。一唱
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
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
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
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
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
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

極論法制之
不如仁義故
聖人不務彼
而務此

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
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
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湏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諶
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太息而撫之。所以
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
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
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
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
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
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滅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
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

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蘓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

博喻法律之
不可用

九拂之外者也。蠲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綏纒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

仁義可不務哉

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行基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

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讎兇。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又以仁義用人並結本旨

此淮南目叙
也而文多辭
合較班馬自
叙不類遠甚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
宗。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
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汎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秦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澁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羈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圩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撝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

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

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忘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

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截揆峴齟之郤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耿。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勢之機。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

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捋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

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

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激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

道開塞。使後世庶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

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
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
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
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
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
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
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
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

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
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
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
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
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
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
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
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
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

張賓王曰喻
妙

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押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

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

侯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蘊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撲。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

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曾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數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

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

布之天下而不窕

張賓王曰詞華多新尚書之類繁可觀

